

# 直播间里的“古董局中局”

胡大娘起初并不相信自己被骗了。从2022年11月起,她便往返于各大“文玩古董”直播间,瞒着子女陆续花费12万余元购买了许多金光闪闪的“稀世珍宝”。主播们言辞恳切,承诺只需以几百元到几千元的捡漏价拍下“宝贝”,要不了多久,商家就会以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价格收购。

2025年,胡大娘癌症复发。躺在病床上的她期盼有人高价回收那些“宝贝”,拿到钱就能做手术。面对儿子的质疑,她沉默以对,转头却告诉儿媳:“就算兜里剩五元钱,我也要去买!”

主播们的承诺一次次落空,医药费账单却一天比一天厚,直到儿子报警越来越多,胡大娘才意识到,自己早已被骗多时。

## 直播间被“围猎”的老人

2025年7月,南昌的胡大娘去广州治病期间,神秘兮兮地交代儿媳保管好房间里的纸箱,到时有上门回收。儿子肖明(化名)起初没在意,直到医药费见底,他想问母亲能否拿些钱出来时,母亲支支吾吾说“没钱了”,他才心生疑窦。

2025年11月10日,肖明“突袭”了母亲的住处。推开房门,他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——三面墙都垒满了纸箱。他随即打开其中一个,里面有邮票册、银元、水晶球、刀币、钵,以及一个写着“人寿年丰”字样的金色摆件。

肖明当即拨打母亲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母亲说都是价值连城的古董,千万不要丢。见母亲不肯再说,肖明只好自己寻找真相。通过翻看母亲的手机,查看订单和转账记录,肖明拼凑出一场持续三年的针对其母亲的“围猎”。

直播间里,一名主播情绪激动:“叔叔阿姨,帮帮小陈!你们的‘国宝’绝对不能落到‘忍者’手里!”一番“争夺”后,主播抢回“宝物”,并宣称为了感谢叔叔阿姨,愿意低价出售“宝物”。

另一名主播在微信里分享视频,他正在全国各地回收“家人们”先前购买的“宝物”。在一户人家里,他拿起邮票册称:“阿姨,我出个价,三百万元回收,满意吗?”对面传来连连拍手声,并说:“买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好东西,没想到这么值钱……”

上述直播间里全是老年人。肖明多次听到主播特意交代,买了“宝物”后不要告诉子女,理由是“会泄露天机”。他们还会引导老人们添加微信,再通过“点对点”发送私域直播链接,将其引入更隐蔽的平台。

2026年1月12日,肖明告诉记者:“我妈平时做住家保姆,不和我们同住,加上主播有意引导,直到去年我们才发觉不对劲。”他母亲以前偶尔会在微信上和人聊古董之类的话题,但只要子女走近就会立刻停止交谈。

## 谁在让老人“听话、照做、执行”?

肖明向记者介绍了几个胡大娘经常关注的直播间。带着疑问,记者连续十天蹲守一个直播间。在第八天,该直播间露出了马脚。

第一天,该直播间上演夺宝大战,主播慧德(化名)通过“功力”守护“宝物”。之后几天,慧德每日按时开播,输出心灵鸡汤,连麦“粉丝”。“粉丝”们咨询子女婚姻、健康困扰等问题。而慧德总能“精准”说中其家

庭状况以及祸根,随后声称化解需要机遇。连线中不断出现“成功案例”——住别墅、满面红光的网友宣称因慧德的帮助而转运,直播间充斥“听话、照做、执行”的评论。所谓的机遇,是一条标价为888元的商品链接。

第八天,该直播间准时开播,慧德上架了这件标价888元的商品,宣称购买此物可消灾驱邪,数量有限,只给有缘人。不到

半个小时,该商品被拍176单,总价值近16万元。慧德再三强调“不要告诉子女”。记者评论“谨防上当受骗”后,慧德草草下播,并于第二天停播。

肖明介绍,母亲在这类直播间买了很多物品,一些至今贴着封条,因主播声称“撕毁会贬值”,家人到现在都不知道里面是何物。

这几个月,肖明在家整理母亲三年来的购买记录,收集有用的证据并报警,但取证过程困难重重。例如,一些能查到的商品链接,被标注为“文件袋”“绿萝”等无关名称;不少商家提供的营业执照信息是虚假的;拨打客服电话,接听的竟是快递员。对于更为隐蔽的私域直播,追溯难度更大。

“我都费那么大劲,何况老年人。他们怎么维权?”肖明说。他尝试过联系母亲手机里的“室友”一同维权。然而,当他把证据摆在对方面前时,对方却说自己违反了保密规则,对维权无动于衷。肖明感到困惑:这些人究竟是深陷骗局的受害者,还是主播安排的“托”。



漫画 / 刘晨阳

## 受害者可通过民事诉讼维权

针对直播间以剧情包装、高价销售假冒古董等乱象,法律专家指出,此类精心设计的骗局可能涉及民事责任、行政责任,甚至涉嫌刑事犯罪。

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颜三忠表示,在刑事责任方面,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,使老年人陷入错误认识并支付高价,数额较大的,构成诈骗罪。若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,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。

北京市盈科(南昌)律师事务所律师肖亮斌介绍,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

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,诈骗公私财物达到一定数额标准,并具有诈骗残疾人、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等情形之一的,可从严惩处。

此类案件中,直播平台常常处于隐身状态。平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?颜三忠认为,根据电子商务法、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,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或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,负有对平台内经营者(主播、商家)的资质资格进行审核、对商品和服务信息进行审查监控、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、对违法

行为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等义务。

颜三忠称,平台明知或应知平台内经营者存在诈骗等违法行为,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制止的;未履行对经营者身份、资质、商品信息的审核义务;对用户举报的违法行为处理不及时或不予处理,可能需要承担连带责任或相应的行政责任,“特别是私域直播间,由于监管难度更大,平台更应加强技术监控和人工巡查,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。”

肖亮斌表示,受害者可通过民事诉讼维权,收集相关证据,如直播录像、交易记录、支付凭证等,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主播和平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## 建议设老年人“可疑消费冷静期”

“根治此类乱象,需要多方合力。”肖亮斌建议,建立直播营销“黑名单”,将实施严重欺诈行为的主播、商家及关联企业列入全国性“黑名单”,禁止其在不同平台重新注册,实施信用惩戒。同时,直播平台应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,升级技术监管,运用更有效的AI识别系统,对“镇国之宝”“高价回收”“消灾”等欺诈高频词进行实时监测与拦截。

颜三忠则建议,立法层面可参考“未

成年人游戏充值退款”规则,探索建立针对老年人的“大额消费或可疑消费冷静期”或“特殊退款机制”,在特定条件下赋予老年消费者或其监护人更便捷的撤销权、退款请求权,但需明确适用条件、程序和责任划分,避免滥用。市场监管、公安、网信、广电等部门应建立常态化协同监管机制,对有诈骗性质的直播带货行为进行严厉打击,形成震慑。同时,明确行刑衔接标准,对达到犯罪标准的坚决移送司法

机关。

2026年1月16日,某直播间仍然准时开播。价值888元的商品被连连拍下。有人评论:“听话照做。”慧德则对粉丝说:“如果家人们不抓住机会,我也帮不了你们。”

肖明告诉记者,针对他递交的材料,目前警方已经立案。胡大娘的治疗也告一段落,最近她找了一份护工的活,想着能挣一点是一点。